



探访老君山

□庞祥芝

老君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南3公里处，是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有“天下第一仙山”之美誉。它古号“景室山”，后因道家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于此，故更名为“老君山”。它千姿百态的景观及神奇的传说，吸引着八方游客。

那次，我与几个朋友结伴而行，登上了向往已久的老君山。

走进山门，我们沿着林荫石径向山里迈步。一路上，虽然游客众多，但总觉得老君山很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大山深处传出几声悦耳的鸟鸣。山风带着远古的气息，送来阵阵清凉。走过一个拐弯处，我的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秀丽的风景，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静谧与祥和。山谷中仿佛回荡着遥远的钟声，而那些历经沧桑的古建筑，就像一本本厚重的书籍，记载曾经的辉煌。我好像处于《西游记》剧本的情景中，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中天门快到了，只见前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我靠近一看，那是老子骑着青牛的锡铜圣像，它把老子的仙风道骨形象化了。环绕着雕像的有“道德经墙”，上面以石碑的形式，镶嵌着众书法家挥毫写下的《道德经》全文。我不曾深读过老子的《道德经》，但我知道，它将和谐文化提高到道之至高的地位，对形成我们的民族品格，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蕴。

“无限风光在险峰。”山顶上风景的诱惑，使我们离开了中天门。为了节省体力，我没有步行十里画屏上山顶，而是坐上了缆车。

缆车缓缓上升，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山上长满墨绿色的树，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有的弯曲如弓，有的直插云



霄。高大的古树枝繁叶茂，它们的根系深深扎入泥土里，已经矗立了千年，见证了风霜雨雪的洗礼，也见证了时光的流转；而青翠年轻的树，充满着青春活力，它们以挺拔的身姿，向着阳光生长，无论环境如何恶劣，都坚持不懈地向上舒展。树是希望的象征，是生命的延续。它们是老君山的装饰，也是山的守护者，更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老君山的地质构造特殊，峭壁犹如刀削斧劈一般，笔直险峻。它们是天公得意的杰作，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峭壁的缝隙中，生长着各种我不知名的灌木。那些灌木与峭壁相互陪伴，接受岁月的磨砺。风起的时候，多情的灌木不断摇曳，像是在诉说自己的心声；而峭壁像是在静静倾听，与灌木共同谱写绿色的赞歌。在我看来，山上千奇百怪的峭壁，蕴涵着典雅的艺术韵味，代表着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

自古以来，所有大山都与云雾结下不解之缘。老君山那变幻莫测的云雾，令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冲动。云

雾时而浓厚如棉，时而淡薄如烟，覆盖在山峦之上，将山峰装扮得如画卷一般。正当我看得入迷时，一缕阳光穿过云层，照在老君山上，云雾顿时变幻出色彩斑斓的浪漫，使整个山林充满勃勃生机。

时间过得真快，没多久，缆车缓缓入站，我们已经到达山顶。

走下缆车，身边游客如潮，但又十分有序。我先后游览了代表福禄寿喜财的5座古建筑：老君庙、玉皇顶、道德府、五母金殿和亮宝台。这些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熏染着历史的风，它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满神秘的感情色彩，展现了古人的匠心与智慧，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建筑的精湛技艺。

老君山，每一处风景都是对生活的诠释。在那里，可以放下一切烦恼，拥抱离子，让心灵得到滋养。

站在老君山顶，目之所及，群山叠嶂，云蒸霞蔚，真是美不胜收。我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而是体验到“山高我为峰”的境界。

□唐冬莉

我不能扔弃母亲的这些物品，就如同我不能放弃她这个人一样。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写她和外婆的那个部分里说，她在不负责任地同死亡争夺外婆。我第一感觉她说得好残忍，然后我沉默了。我强迫母亲去医院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总以为这样是为母亲好，可母亲早已承受不了无休无止的治疗，也许最后的时光，她并不是为了救治自己而去的医院，她救治的是我，她在成全我愚蠢的“孝心”。

一只小鸟倏地飞进了空旷的院子，惊惶地飞来飞去，我预见它能够找到来时的路，所以并未干涉它的一时迷茫。我走进里屋，走进母亲的房间，脚步声在房间里听起来格外地响，我站定片刻，期望中母亲像往常一样呼唤我的声音并未响起，现实生活果真比电视剧更残忍。

院子里“噗”地一声响，之后便再没了动静，我知道小鸟已经找到了归路，飞向它熟悉的天空去了。

锁上院门，回头望了望老房子，就像每次母亲送我出门那样，一回头家和母亲都还在身后看着我，可这次回头，家已在别处，母亲亦在别处。

七月（外一首）

□周桂龙

一只飞鸟衔来阳光的清晨
让太阳花，紫薇花
开满你经年的小径

一阵细雨润泽我的篱园
炊烟是农人的庄稼
只有风能收割它
吟颂它

七月
目光里长出半夏的粉底色
那朵盛开的荷
红蜻蜓越过人生的弧线
放牧原野寻找我诗意的殿宇
月亮是爱的方舟
思念定制了琴弦
那消逝的村庄和童年
风儿叙叙旧用着北方的语言
穿透在每个季节

七月
梦挂在盛夏的树上
蝉鸣写就臻爱的文字
蝴蝶牵手小草
停留在我的心头

夏日气息

一粒种子在尘世的旷野
借用风的力量
羞涩地转身
滋养着神化的土地

我寻着夏日的气息
触摸它的身体
站在荷尖上叫出它的名字
画出它的轮廓
这一页正在铺展开来
蝉鸣里落下雨点
晕染着过往故事
一尾鱼吐出芬芳的诗歌
散落为纤尘

梦想把使命交给清晨
成为记忆的针眼



母亲的嫁妆

搬家时，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完毕，唯独剩下母亲的嫁妆留在空落落的老房子里。如果可以，我想一直保留这些留有母亲最美好岁月和我纯真童年的物件，但是过不了多久，老房子也面临着拆迁，怎么处理母亲的这些嫁妆成了难题。

母亲的嫁妆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算是比较体面的，在她结婚前半年，外公就把木匠请到了家里，为母亲打制嫁妆。那张梅红色的四角桌子，用了三十多年依然完好无损，桌面上木头天然的纹路还是那么清晰、好看。这张桌子在那个年代到底叫什么我好像从来没问过母亲，母亲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它的整体样式有点类似现在的办公桌，长方形的桌面很是宽绰，正面带有三个大大的抽屉，下方两边各有一个带门的小柜子。但是它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办公桌，不仅因为它的颜色比较鲜艳，桌面还能看到木头的纹理，边缘刻了一圈花纹。抽屉的把手是小小的正方形的彩色模样，里面还嵌入了像钿花一样的装饰。

另外还有两口大大的、红红的木头箱子，应该是以前用来装粮食的。现在被父亲用来装他当木匠时用的工具。上高中时离家比较远，母亲把她最珍爱的嫁妆——一只皮箱给了我，带到学校去

装衣服。虽然有些跨年代的感觉，但是做工、细节和装饰一点也不含糊，现在同样静静地躺在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这些东西都是母亲遗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完全属于她，属于那个年轻美丽、意气风发，被父亲宠爱的女孩。

我坐在院子里，长久地、安静地看着这些老朋友，新房那边家具都已添置完毕，无论空间还是装修的风格都容纳不下那些带有岁月沧桑的老物件。但是，这些东西深深地刻上了母亲的烙印，那是外公为他心爱的女儿置办的，那是母亲在那个年代能够在婆家挺直腰板做人的底气，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它们扔在什么地方，让它们慢慢变成一堆朽木，在岁月的腐蚀中，如同母亲一般，在这个世界上烟消云散。

是不是有了新的生活，过去艰难的岁月就会被永远地遗忘？是不是有了新的物品，原来天天使用的就会很快被替换掉，渐渐搁置起来，最后在垃圾堆里找到它们最后的归宿？是不是一个人去世了，她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被丢弃、遗忘，就连她使用过的、陪伴过她的一切都会慢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跟她有关的事或物，除了她生养过的孩子，再没人会在乎她、记得她。